

戰地生活叢刊

院長存書



劉白羽著

游擊中間

上海新華書店發行

戰地生活叢刊

第三種

游擊中間

劉白羽 著

戰地生活
叢刊之三
游擊中間

目次：

八個壯士.....	一
槍槍.....	一五
襲擊.....	二七
一個俘虜來的東北人.....	四一
在×村.....	五二
後記.....	八三

本叢刊中各書，均係作者原著，其版權已歸本公司所有。
如有胡亂割裂或抄襲翻印，一經發現，即當依法追究，決
不姑容。特此先行警告。

上海雜誌有限公司謹啓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一日

八個壯士

一 由旁人嘴里聽到

在這一間窯洞樣的圓頂房子里，光線是那麽陰慘，黯淡。——這是上午，房子的一角，卻爲了需要，點着臘燭。光，不定的搖着，照着正中間一隻方桌，和牠四面圍着的我們這般人。脚烘着桌底下的炭盆，感到非常的舒適。我們都在傾聽……

「就是這里——老爺廟，瞧！」

說這話的，是一一五師師部作戰科科长汪君。他很細心的指着那一幅用紅藍鉛筆畫就的「平型關作戰圖」的每一點，告訴我們。

他，今天是約好了來談平型關，廣陽兩次戰爭的。在這西戰線，汾河邊沿，這樣一個村落里。我的眼睛盯着那紅藍鉛筆交叉的標記，心中太興奮了。好像在開戰以前，一個戰鬥



(南)

員在聽着指揮員的申敘和指示一樣。

他，不斷的談着，嘴角上帶着那年青而誠實的笑紋。那麼熟練的指出關溝，老爺廟，以及某一個山的標高，某一條夾溝的縱深，最後，他這樣輕輕而愉快的對我們喊了！

「……老爺廟，瞧！」

然後，他仔細的把按在圖上的一個手指，又順着那一條線向與平型關遙遙相反的那面挪移去……停在一個黑點旁邊。

「這就是小寨！」

彷彿就要講到最精彩的一段了。他喝了一口微溫的茶水，潤潤喉嚨。

「由涑源到靈邱，要走兩天路，只要一接觸，涑源敵軍一定會來增援的，——我們所以先在靈邱，廣靈，涑源附近，配備有游擊隊。這些游擊隊散布在汽車路上面。他們坦負的任務，就是阻止敵人在二十六日午前，不能到達目的地，增援。那麼，我們就可以從容的將圍在東跑池，蔡家峪的敵兵先行殲滅。」

這是多麼精密的配備。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優于那驕縱的板垣師團了。

「果然！廿五那天，在腰站（涑源，靈邱之間）那裏，他們先與敵人遭遇了。敵人約兩聯隊，還有汽車一百四五十輛，一條長蛇一樣，順着幾丈深的夾溝前進，我們先由兩邊山上往下射擊……敵人跳下車來對抗，約費了七八個鐘頭，快天黑，我游擊隊退了一步

——大概五里，埋伏起來。

「當夜，敵人留下大部車輛。另以一部分步兵，繞北面很小的小路，連夜進到靈邱。廿六日，遂以兩聯隊兵力的騎兵續汽車。由靈邱向平型關方面沿路增援——事先我們本來配備一團兵力在小寨背後山上，警戒，同時還預備切斷敵增援部隊。這就是六八六團。他們先以三營九連一連伸出東河南鎮游擊，目的在偵察敵兵。就這樣猝然的遭遇了。結果，一個衝鋒，我們第九連的同志們一個個英勇戰鬥，殲滅敵人在那夾溝里，變成混戰……結果，我們只剩下八個人。他們忍餓，耐冷，一直支持到當天晚晌……」

這是多麼真實，活躍躍的悲壯情節啊！在這時，我停着正在速記的一隻手，興奮的抬

起頭，把炙燒的兩顆眼睛，盯着汪君那一雙發亮的眼睛。腦子里，卻急急憶憶着八個陌生的圓臉，我把他們幻想作典型的民族英雄——有粗重的大手，堅強沉毅的眉毛眼睛；……我突然朝着汪君問：

「八個同志呢？有機會見到嗎？」

「有！——在××村。你們不就要動身到那里去嗎？就是那里！」

從那時起，我一想到不久和他們的晤面，就非常欣快——我希望看見知名的民族英雄，我更熱烈的盼望看見不知名的民族英雄，我願意和這八個戰鬥單位的兵士親密的握手，致無上的敬意。一點鐘之後，我們一行人，亂紛紛開始離開了這個村庄。只剩下陰闇的屋角的一隻臘燭，含着笑，望着剛才還圍滿人的木桌子。我們沿着汾河的一面前進。

二 親切的會晤

我同一個戲劇的突擊隊到達××村，休息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忙着演戲了。

××村堡壘外，經過一段坎坷的黃土路，就到了一片廣場。當我第一步踏上牠的邊沿，就望見黑壓壓的一行人，滿滿的坐在地上。——這就是英勇的，在平型關下吐出燐燐的光芒的六八六團全部。這一團，也就是朱德將軍從前率領崛起，最早的紅軍的一部分。兩年前，二萬五千里長征之間，這一部分和今天改編後的六八五團，同樣在林彪的指揮之下，做過多少次生死線上的主力掙扎。在今天，在這國防前線的一塊土地上，能和這偉大的鐵軍會晤，心中感到的只是欣快，興奮。

這麼多人，朝着一座木板搭的台子。站在上頭往下一看，很容易使你想到——這群的力量，就可以証明我們民族不會從此淪亡不起。就憑這群的力量，打掉敵人沿同蒲路南下，一刀切斷風陵渡的夢想。就憑這群的力量，在太原失守後喊出：「誰走到黃河南岸，就是幫助了敵人。」而釋着這進可以控制華北的立腳點，變化了西戰線上當時一掃而光的局面。在今天——他們是起着多麼大的作用啊！

誰的聲音，打斷我匆遽的遐想。

「叫他們到這里來！」

這是六八六團，×政治委員，在那里朝誰指着說。

天，是晴朗的。雖說是在這山西高原上，但是，沒一點風，也就沒有一點塵土。朝遠處看，除了點綴在黃色的田野間的村落外，便是灰色的樹林，欣浴着陽光，彷彿覺得春已經不遠了。身後，幾匹日本馬，舒散的立着脚，在嚙地下的枯草。在春天真的來到了的時候，壯士們也盼望能看看雁門，娘子的柳色去吧！

「這就是在小寨苦戰的八個同志！」

×政治委員給我們介紹着。我轉過身來，第一眼，我看見了這八個壯士——現在談得出的只是由衷心而發的敬意了。緘默的看着他們：這是一排八個人，站在一塊——形成一個鐵的環子一樣。我相信，在小寨的深溝里，他們是怎樣的生死相依。也許沒有想到在兩三個月後的幾天，還能和遠方來訪的朋友們會面吧！

「我們坐下談談好吧？」

在背後，人群的海里，正由戲劇突擊隊的幾個朋友進行着教大家唱：游擊隊歌。我們卻圍攏了一圈，坐在黃土地下緩緩談起來。太陽照着我們，暖洋洋的。

這八個壯士中間，年紀最大的一個，已經四十歲，最年青的是二十二歲。其中有兩個是四川人，兩個是甘肅人，三個是河南人，還有一個現在是這八個人中間的班長；他是失去七年了的祖國土地奉天的人。

班長是瘦瘦的，有一張發黃的窄臉的。他第一句就說：

「我們這次感到最好的，是老百姓幫我們的忙——最初，我們開到老爺廟，老百姓都走光了。雞，狗子，也沒有。一天天的戰鬥過來，殲滅了敵人後，只剩下我們八個，挨着餓。晚間，就有老百姓由山上下來，給我們送吃的，招傷兵……這就是說：非發動民衆不可！老百姓會幫我們……」

他一面說，一面望望同伴。他嘴雖是很笨，說得不大犀利。但是，由那遲鈍之中，更流露出那種真實感。這戰場上的經驗，凡是上過火線的朋友都深切感到——民衆會幫助我

們簡單的話里卻包含着一個深深的問題呢！

坐在我對面的，是年紀最大的四十歲的人。在他那扁扁的臉上，眼睛笑得打了皺。不大插嘴。右面幾個，大部份都抱着槍，兩手摟着膝蓋，靜靜的。當誰發言時，他們就盯着誰，彷彿他們在檢查這些話，是不是和當時在小寨的情形相同——他們像戰勝的將士，檢看着那光榮的，舊日的傷疤。我相信：那一段生死線上的記憶，在他們頭腦間，將是金子一樣放着光。同樣的，在八個不同的臉上，我卻找出相同的誠樸，可愛。看着那一付付強健的身子，你簡直不會想像到上面曾經塗過血。我問：

「八個同志——有受傷的吧？」

「有幾個剛才治好，這算不了什麼的！」

說這話的人，非常爽直，聲音也很宏亮。他是坐在最左面的一個。槍，在他懷里，顯得很短。他坐在那里，也還比旁人高出一頭來。臉，胖胖的，露着健康的紅色。肩膀挺結實，挺雄壯——他就是年紀最輕，僅僅二十二歲的河南人，名子叫侯安武。我請他談談小寨那天的

情形。他立刻就一邊擦着兩隻肥大的手掌，很零碎的說起來：

「我們第九連在老爺廟那面，本來担任警戒。那是——哦！前一天，我們到白崖台，雨下得老大，挺滑腳。這已經是第二天，我們担任警戒……走到小寨，爬着山，就聽見汽車啊，一爬過山崗，嚇！就瞧得見一大串汽車順着夾溝，往這邊來了，我們就由山上往下扔手榴彈，嚇……你瞧！夾溝那麼窄，汽車又多，回不過頭來，嚇，嚇……」

大家都跟着他快樂的笑起來。

「我們把前兩輛一破毀，就都擠在一堆了。日本鬼子就跳下來放槍，也給殲滅了。」他楞楞的想了想，接上說：「那天，我們每人帶了三四顆彈，打了一陣汽車，後來，又逢上了敵人兩聯隊騎兵，——我們已經缺乏手榴彈了，連長就發下命令——衝鋒……」

「一衝上去，日本鬼子就跳下馬……馬一挨了刺刀，就喊着，喘着，一氣踩死了不少人，這一來，兩邊就混亂在那一米達五六的深溝里了。」

他像陷于沉思，緩緩動着嘴唇，望着天。這時，我也已經聽得怔怔的了，——好像就要

這樣沉寂下去。突然，侯安武宏亮的聲音又响起來：

「結果，我們躲在隱蔽地點射擊着，子彈少，要謹慎用，天又冷，肚子又飢，餓得直咕——咕。望望兩邊，山是那麼高——八個人已經有受了傷的，流着血，一直挨到黃昏，我們的人才趕到。可是……你知道！我們剩八個，他們兩聯隊三四百，哼！只剩下三個，嗚……可是，日本鬼也兇呢！他們就是傷了，倒下去，手里還是攢着把刀，等你從旁邊一過，他就是狠狠一下！」

關於日本兵這「堅決」情形，曾經聽到好多次了。其實，這只是日本法西斯一手蔽天的宣傳的結果。他們說：「八路軍是殘暴殺人的，掘眼睛，割鼻子。」所以日本兵士雖然也是無產階級的窮朋友，但是因為迷信着那些鬼話，反到和他們真正的朋友作了仇敵。他們死也不肯繳槍。平型關之役，就在一個山溝里，活生生殺死四百。不過，這並不是日本人堅決，勇敢，實際是畏懼死，尤其是所謂：割鼻，掘眼。後來，八路軍就叫戰鬥員們都學會了幾句口語，譬如：「繳槍——不殺你們呀！」果然，在廣陽的時候，就收到了

效果，在今天——優待俘虜，感化俘虜，實在是前線上一部份重要工作呢！

侯安武很興奮，又說到日本軍隊的笨。

「他們笨極哪！穿着皮鞋，一身的東西，跑也跑不動……在平型關，他一看我們佔在這邊山頭上，他們在溝里很不利，就想搶着佔領那邊的山頭，好對抗。可是等他們爬到山半腰，嚇！這邊一個命令——搶那個山頭，等我們由這邊衝下去，由兩翼搶上那個山頭，他們還鴨子一樣在爬呢！哈——哈……」

在這時，本來想還同他們談談各人的生活，歷史，可是背後有人吵嚷着找我們，說要演戲了。只好從地下爬起來，撲撲褲子上的塵土，揚揚手，和這太陽光下的八個壯士作了別。

我記得清清楚楚：八個人除侯安武外，是宋永恆，宋金標，梁輝英，李思成，韓作福，羅成，呂文發。跟着堅決的抗戰的心，這八個名字，該永遠的留在人們的腦子里，人們更應該認清了這一條艱苦的道路，把自己的脚步趕上他們的脚步。

三 再度上前線

西線風雲，在兩個月沉寂之後，又有突破的趨勢了。在那一條弧形線上，一星火是可以燎原的。雖然這一把火沿着雁門，娘子，平型，白關，直燒過太原，榆次。但是，不要緊。覺醒了的整個山西的民衆，不久是會像吹着火的秋風一樣旺盛起來的。就在這時，我們英勇的部隊，再度開上前線去了。

一月十五日，午後，和六八六團分了手。六八六團的一個同志，曾經說：「戰鬥員們的情緒很好，本來今天集合，明天就出發了。在臨出發前，能看到這樣動人的戲，真是比下十道命令鼓勵他們的情緒，還有效呢！」

「九連的八個同志，再度上前線了！」

我望着周圍的朋友，十分深沉的這樣說了一句。

「啊——剛才，他們幫忙演戲，做中國兵。最後，衝鋒，捉日本兵一場，那硬幫幫的大手，

捉着我的兩臂，抓的是那麼緊緊的——我担心他真的把我當做日本鬼呢！」

一個演戲時化裝日本兵的朋友，這樣幽默，有趣的對大家報告，立刻惹得大家笑了一陣。然而，由這一點，我連系的想到那八顆熱撲撲的，堅決的心。他們也許早就想再到前線上去，緊緊的抓着鬼子了吧！

現在，這一天又來了。

徒步十幾里，我們到了××村。這兒是六八五團的駐在地。夜間，住在溫暖的窯洞子裏面。第二天一睜眼，天上卻落着雪。就在那清冷的早晨，寒風刺骨的雪地里，從××村來的六八六團，靜悄悄的那麼長的一個行列，經××村一條中心的道路，開往遠遠的不可知的地方去了。

望着那活的人群，想到摻在行列中的八個壯士，朝着北方遼闊的原野，我想高聲喊出口號：

「中華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辱的！」

在今天山東黃河一線已被敵人突破。我們不妨預料一下：西線風雲，跟着中原大戰，也許會在晉中嚴重起來。上次敵人進攻山西，爲了減少冀晉邊境的威脅，終是有所待的。現在淞滬陷落，敵人在津浦南段直到淮河北段，也斜線的向西南，直切濟寧。大概正是要由山西再插入一刀，好遂其會攻隴海的美夢的時候了。在我們，據山西高原，進可威脅津浦，擊破敵人後方交通線，發動游擊戰，叫敵人不能絲毫沒有顧忌。就形勢說：山西高原，也實在是我們陝甘的屏障。常聽人家說：「不到黃河不死心！」在今天，要想圖存：一方面鞏固中原一線，西戰場上更是只有往前邁進，再沒有往後退，一寸的理由了。我們不彷再提出一句：「不要退過黃河南岸，西岸……」

八個壯士的印象一天不可磨滅，我一天等待着他們好的消息。我相信：在西戰線上，不久，還有握手的日子呢！

搶槍

黑夜，他們——二十個人，盪着那冰冷的水，那是微結了一些冰凌的很刺骨的，容易叫人觸着起粟粒的。但是他們緊緊的一串，誰也不哼一聲的渡過淳沱河這段支流。他們一任水打擊着腿骨，激起小小浪花，他們只機警的提着槍盯着前面的黑暗。

這二十個人，是屬於我們深深捕進敵人側後方的游擊支隊的。

像尋覓的餓鷹，白天，他們盤旋到這邊河岸的鄉村里來——那是可怕的，闕無人聲的寂寞的鄉村。掛着些紅葉子的瘦長樹，好似向默默中在哀悼着一陣死殤的沉痛。

很失望。他們在那里看到的，只是太陽光中的一隻獺皮狗，牠像久倦于生命了，那樣陳設着——唔！牠已經死了。他們判斷這也許是一個遭過劫的鄉村。

「再尋一尋看……」

那尖下巴的隊長同志懷疑的望着天空。

「這里從前也是有過溫暖的日子！」

「唔——你說得好……嚇！你聽：這是喂過豬的圈欄，這里堆着鷄糞……可是現在——現在，媽的×！可咒惡的……」

他不動的靠着牆壁，聽着那面兩個搜尋的同志在說話，慢慢他們好像走開哪。

他很年青。黧黑的臉上，紅虫子一般爬着一條傷痕，這使他的一隻眼角有點往下拉着。但是眼睛上却放着那含有「絕不放過你去」冷鐵樣的短光——他們已經兩夜沒有好好睡過，人是會疲倦的東西，假如要沒有「疲倦」這種事情該多麼好呢……同時，他却磨難的想着一個問題：

「給我們槍！給我們子彈！」

這是可愛的群眾的聲音。他立刻想到那些從籬棚邊，從草窰棚里，伸出來的那千萬萬隻黑老鴉爪一樣，戴了泥污手套的手——這些是覺醒了的農民群眾的手呀！他會

經滿含着眼淚，笑着答應了他們，那樣响亮的喊：

「親愛的兄弟！你們要聽着——我們是要把你們武裝起來的，真的！……別忙，武裝就是槍，子彈……」

他低下頭，瞥了一眼腰間的手槍。

剛才同志們說的話又敲着他——他煩燥的邁了幾步，望望那不遠冷落的草場：打麥呀！糧芝蔴呀！全不是那麼回事了；吓！見鬼！叫人們怎樣生活，毀壞了農村，讓他們都在城里吃垃圾，嚼垃圾，慢慢變成僵硬的傢伙嗎？……那怎麼夠——狗也是要把鼻子藏在肚子下睡覺的，人們就完了嗎？是誰毀壞了牠？那農村是誰毀壞了……

火星在那里爆着。他再不能把那眦裂的眼珠活動一下了。牠像要突出來打擊誰。突然，那邊吵起來：

「活的人……」

「啊——活的人怪呢！」

那個從帽沿下冒着熱氣的同志跑過來，像電一樣閃着那鋒利的話：

「隊長同志！一個老頭子——活的！可是他自己說是死的！」

「不要開玩笑，死的會說話，哈——哈……」

「哈——哈哈……」

歇息在樹底下的人，哄吵着。這樣却似乎激怒了那大圓眼睛的同志的自尊心，他以爲這哄笑很顯明的含有一種說：「你太混蛋了！」的意思。他輕輕伸過頭來說：

「什麼也沒有「實際」可笑——是不是？」

隊長堅毅的揮了下手。

「說！」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漢奸？」

「漢奸？」

隊長那樣輕輕的反問着。

這時，那個老頭子已經被拉來了。他那顯下的黃鬚鬚——壞了的羊尾巴一樣顫抖着。他那臉上爬滿青痕，他嘴唇哆哆嗦嗦着，像喝多了燒酒。太陽穴塌成兩片黑錢——瘦長的手在同志的肩膀上抓着，曾經慈祥過的眼睛是再也沒有人類的光芒了，枯乾了，噴着火。當隊長一眼看見他，像長是跑着到了他面前，用那柔和的眼光望着他。

「老爺……」

「老大爺——我不是壞人，我是……」

「噫——你是，你是中國人，我想我不會再聽見你們哪！小夥子！」眼淚流着，緊緊抓着，嘶叫：「我想我是死了！我這把老骨頭——我是死了嗎！」

人們沉寂的圍攏上來。

「在這兒，幾天前年青的人都走了……那知道昨天鬼子就來了，可憐我的兒媳婦已經是四十歲的人，還給他們糟塌了……孫子媳婦就給帶了走，他們不甘心——還一刀砍死了我那八歲的拼命叫着媽的孫子，我還能活嗎？我一頭撞了上去，噯……」

「鬼子都走了嗎？」

「不——」老頭子恐懼的瞪着眼：「不！他們就在河那邊……河那邊……」

「人多麼？」

「不多！都開走了——我要是有一隻槍啊……」

那風捲着衰草一樣的哭聲，打動了二十顆鐵漢的心。他們狠狠的喘着氣，牙咬得下嘴唇，歛沒了血色。那大圓眼睛的同志，拿手掩着了眼睛，喃喃的：

「我錯疑了他……」

「不！你沒錯！同志們堅強一點！」

那富于煽動性，熱風一般的聲音，由隊長發眇的喉嚨上响起。他們從那時起，決定對這隔岸空虛的營房，實行黑夜襲擊。他們要狂風一樣撲滅牠。

×

×

×

×

×

悄悄跋涉過岸脚，那枯乾了的草地，穿過一片淺淺的楊樹林子……他們像一條黑

綫，在那灰暗、潮濕的夜霧下，用沈重的脚步往前進展。

冷風颼颼的吹到皮膚上，那會讓你感覺到染了傷寒症一樣難過。但是，他們胸膛里，卻激盪着那鮮紅的，太陽光似的，解放的火焰。他們熬過一切痛苦，曾經瞧見同伴的血溶溶流到自己身上；聽見人類最顫抖，最慘厲的呻吟。二十人——他們不懂得怕，現在他們是怎樣大胆，來精密的實行這個任務。他們常常為了一個任務，忍受着自身一切的痛苦，有時甚至會剝奪掉大聲喘息的自由。他們在任何環境里，卻都有一條信心：那是挂在胸膛上的手榴彈，頂在槍口的子彈。

漸漸……他們走到一片墓場上來。由黑暗中看得見是村庄的跟前了。隊長同志在前頭揚起一隻手臂來，脚步都靜止了。

現在，村舍完全是平靜的，——蹲伏在那災難中間。

他們悄悄會意的做了一個手勢。

黑朦朧里，由那荒涼的墓場，沿着發白的石碣，矮短的松枒子，分散開了。

在這兒只剩下兩個：一個就是那隊長同志。他倆緊緊靠着，躲在那棵老樹背後，傾聽着。

一會，由那邊扔過一塊作信號的石塊來，卜……的一聲，他倆也不見了。

黑暗中，一切仍舊是寂靜的，就像沒有有生氣的東西在那兒活動着，更沒誰相信有活生生的人群在這兒進行着突擊，——只是那蓬勃的枯草上發抖出來的烟薰味的潮氣，是合這靜夜最適宜，因為牠含有死人身旁的泥味。

像蛇——他倆，一手把槍挾在脇下，爬着在草叢里前進。

× × × × × × ×

進了村莊，瞧見不遠的籬笆牆上露出來那嘲笑的眼睛一般的燈光。

就在那拐角牆壁下的磨盤跟前，踱着一個守衛的日本兵——他把頭深深藏在那毡斗下面，他那笨重的牛皮鞋，不時格唧唧敲着地皮响一陣……

那個矮矮的同志悄悄說：

「從牆上吧？」

但是，那個隊長同志卻沒作聲。

他不停的伸着頸頸，來回的轉着，像尋找什麼似的，又像用鼻子嗅着什麼似的……他盯着那磨磬前打抖的黑影子。

突然——他往後退了半步，很欣快似的，把嘴爬到同伴的耳朵上去。

「不——他會走開的！」

果然，等待了一下，一陣冷颼颼的夜風擊打着空樹林。那守衛的人縮着頸子，咕咕嚕嚕說着什麼走進裏面去了！

這時，繞着由村庄的側面進來的同志也到了。

他們留下一部分在籬笆牆外。

慢慢……他們十幾個，輕輕蹣進去了。像小偷一樣，他們一直深入到屋子里。那屋子

里卻空空的沒一個人。地上攤着一片片稻草，昏黯的燈光悽然在牆上投了一片黃圈，就在那光圈里，一排槍挂在釘子上面。

那個同志，把手指了指那牆上……

「啊哈——哈哈……」

突然，隔壁日本鬼子在笑着。——他們覺察了嗎？火線就要爆發了嗎？……同志們候的一下屏着氣，把攢着鎗的手伸出來。但是，等了一晌沒有動靜。

隔壁，彷彿在玩着什麼，不時噤哩咕嚕說一陣……

那些隻鎗，插在弟兄們的肩膀上了。

他們悄悄的又從原路退了回來。——高空上疎星點點，空林里，不停的响着颼溜的風聲……這祖國的河山，田野，正沉入忍辱的酣眠。祖國英勇的孩子們卻趁這深夜來探視她了。他們一面爬着爬着……站起來。一個孩子忽然痛心的想到那殘暴的寇行，想到那自己以為死了的老頭子說的話。他回頭看了看說：

「我們就這樣白白走掉！我要殺……」

「什麼？」

「你錯了！兵士不是我們的仇敵——叫他們活着吧！有一天，他終會覺醒，和我們站在一條路線上呢！走吧！」

隊長說着，十分清醒，理智的說着。他很高興，他眼睛里憧憬着那些黑老鴉爪一樣的手……他笑哪！唔！慢慢他們都會武裝起來了……

濕透了的褲子冰涼的粘在腿上。他們完整的退出河邊，往前急走……由那黑暗里，漸漸看見了那條蒼白的河流。

砰——砰……

突的，背後村庄里亂起來。遙遙有喊聲——他們發現了牆壁上的鎗都沒了，他們亂竄，一樣，恐慌的各處搜尋着——手電燈的藍光露水閃似的亂晃着。

「我們有泥腳印！」隊長同志說：「快一些！」

水嘩啦——嘩啦响着，他們沒入河流那渺茫的黑暗中去了。

碎——碎……

緊子亂射着鎗，跟了那發現的泥脚印趕到河邊，聽着那陰森森狂嘶着的河流，他們垂頭喪氣的又走回去了。

三八，二——一四。

襲擊

風吹過去，那枯乾了的樹枝，噦噦喳喳响了一陣。——這時，寂靜的滹沱河，開始向斜垂下來的太陽光里，發出一片發藍的顏色。已經是臘月底，冰塊凝聚在河邊上，但這并阻礙不了那嘩嘩的水流响……

「鳴——！——！——！」

遼遠的，清冷的平坦大場子上，那里突然有馬高聲嘶叫着。

幾個月了。一星火是像在枯燥的金風九月天里，在這廣漠的國土上變成燎原了。火，在枯萎的草地上打着滾，狂飛着。人們從城市里，農村里，灶火邊，鑛井中間，叫出聲音，伸起手。

——爲祖國流血的一天來到了！

——抓着，不要放鬆啊！

×

×

×

×

×

這片平坦大壩子，是原平到崞縣必需經過的地方。現在，是日本軍隊由大同伸入晉中的交通路線。這禿禿的脊地上面——很稀疏的長着幾棵楊樹，連個村落也望不見，日本汽車經過的時候，總是先由裝甲車走在前頭偵察一下，然後陸續一大串滿載糧秣的車才跟上去……

我們一個游擊支隊，已經在這附近盤旋了好幾天——他們想破壞了這條路線。兩匹馬遠遠馳着過去。

草原上的風旋起一陣乾灼的草味。

「喂——」

說話的是一個滿臉絡腮鬍子的同志，他兩手抓着繩繩，伏着身軀，隨着馬顫發着。「……你看連一點能埋伏的地方都沒有……啊！等他們裝甲車過去……我們由

幾千米噙外跑來也趕不及呢……」

「噯——我想，非隱藏在這公路近旁不可。」

這年青的同志沉毅的皺着眉頭，把兩眼迅速的搜索着那平野，突然——他兩腿一夾，招了一下手。兩匹馬箭頭一樣往橫線里急奔，離開那條公路。

他們把兩匹馬拴在樹背的草叢中，兩個人機警的跑了幾步，一下撲到草上，靜靜的爬下，等待着。

果然，一刻鐘後……

那遠遠一條白線上，開來了一輛裝甲汽車，搜尋着：看看沒有動靜——走過去哪。一會，後面六七輛續進的車突突跑過去——揚起一條煙尾巴。

「你看！跑是來不及！」

「回去吧——總要有辦法呀！同志！」

他們站起來，慢慢的拍了拍身上的土，草葉。去找着了馬——向那駐紮的村庄的一

條小徑上走去。

×

×

×

×

×

黃昏。

在那村庄里，他們——游擊支隊開着會議。英勇的戰鬥員們，圍繞着那燒着木炭的地爐。緊緊抱着那枝槍，聽着那年青的同志去視察回來的報告。他一隻剛毅的手抓着那掛了手槍的皮帶，站在當中。視線都集中在他那黧黑的窄臉上。他磨動着下顎骨。

最後，他提出一個中心問題：

「怎樣去接近路邊！」

廣泛的討論，伸展到每一個小組單位里面去。

誰在炭火上，拋了把乾葉子，一股火光突的照紅了都在沉思的臉——我們知道：在革命的廣大群眾之中，是包含有無數天才的……他們富于創造性，在工作當中產生了發明的故事……

年青的同志，突然揚揚下巴：

「誰……？」

「同志！不是一個人，是我們一連人！」

「你們發明了！」

他，臉上掠過一陣興高彩烈的微笑，朝大家拍了拍巴掌。大家都由沉思中間揚起了頭，望着他。他緩緩說：

「同志們！現在他們這一連已經有了發明——這正證明：環境是沒有限制我們的能力的，一切困難，會被我們突破……」

人們振奮起來了。有的拍着巴掌，笑出激揚、豪放的聲音來。——他們站起來，匆匆地把槍揹帶伸直，揹到肩膀上面去。有的來回走着，突然跑了出去……

指揮員們在那兒商量，檢討，分配。

那個滿臉鬍子的同志，把帽子往後推了一下，手指伸進去搔着頭髮，——一會，他從

口袋里掏出一根烟捲，走到地爐前，燃着一根乾草舉起來。

「我們就出發……」

「不。」

他噴了一口淡藍的烟。

「再黑一點——你看！」

他挺起一根粗粗的手指了指外面。大家一齊把臉轉過去，那屋外的樹梢上，還有一點沉澱了般的藍紫色呢！

「再黑一點！同志們！我們要突擊呀！」

說完，他退到鋪了草的地上去，把脊背靠着牆壁——用他那粗獷的喉嚨輕輕唱起來！……

大家由沉靜中，把聲音湊上去，輕輕的，寬泛的，像五月深夜緩緩的河流。
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天，慢慢黑了下來。

炭火，更顯得血一般殷紅了。

×

×

×

×

×

突擊，突擊……

黑漆漆的暗夜，大他都裹在沉沉的霧中酣睡了。像黑皮膚上的血脈，——游擊支隊，悄悄的在趕着夜路，往前伸展。一點聲响沒有，那輕微的脚步聲，你會以為是北風捲撲青草地的聲响。

由那「發明」的一連人先動手。

當他們選擇了適宜的路邊，那正是一個快到前面公路要轉彎的地點。他們誰也不言語，從身上把鐵鎚拿下來。

噠！——噠！……

他們突擊着掘土呢！

人多，手快，到半夜的時候，那可以容納下整個支隊的溝掘成功了。他們巧妙的用樹枝掩好——再鋪上土，乾草。

他們的馬，重笨東西早送到幾里地以外去了。

夜是寒冷的，溝中更是濕冷。

這群只穿着棉軍衣的同志們會不會感到寒冷呢？但是民族解放的熱血沸騰着，他們忍耐了。他們有健壯的身子：他們不怕苦，不怕犧牲——才有今天這到達敵人側後方，來破毀交通線的行動。我們該緊緊記着：風霜雨雪中的同志們！

他們躲到溝里。

黑暗中，緊緊偎着，有的同志酣酣睡着了。

草原上：臘月的老北風，怒號着，呼——呼……的旋捲起來又跌落下來。

「啊！」

誰也不願說出「冷」字來。只管把身子緊緊往一塊挨一挨，暖一些。果然，挨緊了，那

暖氣電流一樣透過每個人的身上。

天，終於透露了黎明。但是……

那個鬍子同志伸出頭去，趕緊把鬍子又縮回來，旁人看見他那帽子上沾了一片的雪花。

「啊——下雪哪！」

「下雪好……我們這發明絕對看不出來了！」

雪在外面下着。

草原上，變成一片白色。

等待——耐心的等待着……餓了吃着冰冷的糧食。可是大家一條心，爲了一個目標：「破壞了他！」他們堅持的忍耐着，度過那——你想象一下吧！雪壓在上面，那冰冷陰濕的地窟里的滋味。這是什麼生活——解放的火炬，卻就這樣炙燃着他們的鮮血呢！

×

×

×

×

×

下午遲遲的到了。

那些雪下，土堆中間，嗅着那潮濕的「春天」的生氣的同志們：沒一刻不是機警着把神經敏銳的支持了聽器官，——他們絕不會錯過那一個「機會」。光榮的，試驗着頭一次發明的：這人力勝過環境的「發明」。沉默着，除了喘息，在這土層下找不到聲响。突然，遠處來哪！聽

鳴——鳴……

這是汽車。年青的同志：機警的舉了一下手，鐵一般嚼着幾個字：「預備……來了！」大家興奮起來，輕輕把第二個手指頭摸回槍扳機那兒去。有的攢着胸膛前的手溜彈，輕機關槍射手緊張的屏着了氣息。

那沉重的汽車輪聲，由遠而近……

「等這輛過去……」

那鬍子同志一手攢着手槍，悄悄用臂肘拐了旁邊一個矮矮的往前邁了一步的同

志。

咕——咕……

馬達聲啊。很遲鈍，很慢，牠像在細心的偵察着這大地上有沒有破綻。但是，成百的活人，牠是看也看不見的。那巡邏的人，他只管望着遠處，瞧瞧有沒有人影，馬跡。他再也沒想過——游擊隊是平靜的在他們腳下。一會也沒停，車開過去。

年青的同志，緊緊盯着手上的錶。

那秒針飛一樣圍團轉——唔！那裝甲車該拐過灣去了。……又是秒針轉轉……啊！遠遠的，又是一陣聲音：

鳴——鳴……

「來了！奶奶的！」

等那長串的滿載糧秣彈藥的汽車，坦然的開到頭上來了。像螞蟻從土穴中爬出來，同志們擠破雪塊，就捧起手榴彈來。

轟——磅磅……

手榴彈炸在汽車頭上。

汽車，一下都擠着咂在一堆里了。那樣日本鬼子「哇啦——哇啦……」的驚慌失措的喊着，跳下來就往後跑，跑出幾百米達，就又爬下來握着槍砰砰放射。

子彈嗤——嗤的撞破大壩子上的靜寂。

分配好了的另外一部分，迅速的往灣路那面等候着那裝甲汽車來增援，但是，那裝甲汽車，早裝作沒聽見，加速度的溜煙飛跑了。

我們的輕機關槍射手，緊緊眯着右眼，——那一條發熱的火蛇嘆——嘆嘆的向那面掃射了去。那些日本鬼子拋下沾了血泊的同伴，又「哇啦——哇啦」狗一樣叫着逃跑了。

「同志們——來呀！」

那鬍子同志，一隻手高高撐着手槍，招了一下。大家一擁就圍了上去。那滿滿的汽車

上是子彈，糧食，服裝……

吃的東西丟在那里。

身上換下來那稀爛骯髒的衣服。

槍，子彈，一箱箱搬了下來。

就憑這些，游擊支隊在敵人側後方一塊塊建立起根據地來。就憑這些，發展了廣泛的農民群眾——他們每人手裏拿着那現代化的武器，從箱子裏，他們再把子彈一顆顆打到日本人的陣地里面去……

他們是一支勝利的隊伍呵！

×

×

×

×

×

平坦的大場子上，寒冷的風，吹着那白白的雪。樹，搖擺着，也輕輕把積雪又落到地面上去。

汽車的油箱，被一根火柴點燃着了，那熊熊的火花紛飛着，捲着黑烟，汽車的鐵皮

炸到空中去。風吹着，那火勢更蔓延，更狂放了。呼——呼……叫吼着。

游擊隊的同志們走遠了。但，這草原上還响着他們宏亮，粗獷的歌聲：

沒有吃，沒有穿，

自有那敵人送上前！

沒有槍，沒有炮，

敵人給我們造！

.....

一個俘虜來的東北人

走進杜茂高高的堡壘，已經是黃昏。飯後，在東嶽廟的左廊里，大家忙亂的往木板上鋪着稻草。一隻玻璃燈罩嘩——啦……打碎了，燈頭上吐着長長的烈焰，暗下來。屋子裡微微飄着稻草里散發出來的大地的乾香味，刺激着鼻孔。跑了一天路，有的同伴就疲倦的倒在稻草堆里去歇息了。我捧了一磁缸的熱茶，坐到炭火堆旁邊的短腳凳上，瞧着一星星火在那兒吱吱的爆炸。

像露天守夜的牧人，——望着火堆，在對面凳上坐着一個瘦小的同志也有點沉默了。他本來很愛講話，剛才還談了些在平型關作戰的情形……他矮矮的，一頂軍帽好像壓到了眉間，在那帽沿下，突露着兩隻圓圓的小眼睛，閃着含笑的光芒。

突然——他一隻手摸了摸掛在皮帶上的一隻手槍，朝我欣快的說着：

「有一個俘虜來的東北老鄉……」

「在那里？」

我迫不及待的搶着問。不錯，在上海作戰的當中，就聽見過那樣的一個故事：陣地上冷清的夜里，我們這邊的弟兄突然聽到，在日本人陣地噦噦噠噠有中國人說話的聲音，後來就搭起話來，才知道原來就是被趕着來叫「中國人殘殺中國人」的東北同胞，——他後來一邊哭着告訴了這邊弟兄，他們六年水火中煎熬的慘痛……

「就在這里！可以同他談談！」

「好！」

我非常欣快。我雖然不是東北人，然而，就在五個月前，我的家鄉，也淪亡了。我願意聽到那邊的消息！——那怕是一點呢！那是刀尖下慘惻的呼喚啊！

門，有誰踢開了。黑暗中，一個矮矮的粗粗的勤務員抱了一簍木炭走進來。那面，那位瘦小的同志，吩咐他：

「喂——你去馬夫房，把那個東北人找來……你說我請他到這裡來！」

勤務員答應着，跑出去，匆迭的脚步聲，很快的消逝在那黑夜裡。

我興奮的，立刻把這個消息傳播開去。我跑到每一個屋子裡去，翻騰着牀板上的稻草，喊叫：

「喂——喂！爬起來！」

「噯！不要吵吧！」同伴不耐煩的，把腦袋更往枕頭上挨緊了些，好像唯恐誰會搶去他的睡眠似的。

「好意的叫你呀！一個東北老鄉——俘虜來的，你不願意聽聽他的談話，你不想知道一點失去的土地上的消息嗎……」

我勸說着。這「俘虜來的」四個字，却重重的敲醒了他們。一個個揉着眼睛爬起來，驚訝的問：

「那裡呢？」

我笑了。我沒有言語，只淡淡的指了指那在昏暗中閃發着金紅色光芒的木炭堆，示意叫他們烘烘火，等一等。

功夫不大，我們聽到院中的腳步聲响——啊！他來了！誰低低這樣自語着。果然，一個粗壯，結實的人出現在我們面前了。他個子相當高——臉是方形的，黧黑的，帶着那樣質的關外大草原上的風味。他老實的點着頭，瞪着我們這一堆。他也許會驚訝吧！那兒來的？這一幫年紀青青的孩子……

「同志——你請坐下吧！」

我們熱情的擁着他。把正面的一把有靠背的木椅讓給他。

他平靜的坐下去了。在這時，我的心情是說不上來的那麼一種激動。我像遇着了故鄉熟識的一個朋友——他是從變亂中，刀尖下，血泊里，剛剛走出來的。這時，我的嘴唇有點抖動。費力的朝他說：

「我們聽說你是最近從東北出來的，我們想知道一點關外的情形……」

「啊——關外我們東三省丟掉六年了，我們東三省是富足的地方！可以說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可是這幾年……」

他沉吟的低下頭去，接着說：

「給日本糟塌透了，小孩子都要唸日文，他們想把我們滅子絕孫，兩三代後，就不知道還有過中華民國了！」

「我們的義勇軍怎麼樣？」一個同伴熱心的插上這麼句問話：

「義勇軍？這幾年就是這麼鬧着，反正也剿不淨，誰甘心當亡國奴啊！你想想……前幾個月聽說吉林，黑龍江挺吃緊，這幾個月就不知道了！」

沉默中間，我不斷的想着：那千百萬在風雪中掙扎着的朋友，他們是怎樣的用血和肉，向世界表白着我們絕不屈撓的民族精神。就這樣六年了——我們不斷的，聽到那由朔漠中傳來的同伴的呼聲……今天，是要我們和他們逢頭，匯合的日子到了。我抬頭看着那一張黢黑的大臉上的眼睛——我想由那裡看出他被磨折的痕跡。其實事實告訴

我們，日本人不是驅逐他們來殘殺他們的同胞來了嗎？

同伴們緊緊的擠在一齊，圍着那堆火堆，幾十對年青而炙熱的眼睛，朝着這關外的朋友。

「你還是談談你的經過吧！」

「好！經過……同志們！我是遼寧，千金寨人，在鄉下教私塾，領着幾個孩子，混飯吃……八月里，要過中秋節了，我就想回家去瞧瞧老婆，孩子，同志！我還有一個七十幾歲的老母親呢！嚶……老人家，也不曉得我還活在這裏！」

他的聲音開始哽咽。但是，他開始在想用熱情把悲哀壓下去。他的聲音更高揚了。

「我那個蒙館離家十幾里路，我到鎮上拐一下子買些豬肉，菓子，想回家去過個團圓節，誰知道會過錢剛一轉身，就給他們抓着了，不容分說的拉了走——也不容你一點空兒呀！要是等一天，我帶個信，還能夠託人想法子要出來，可是，那里還等你……」

「就那樣塞上火車去，開了走了。」

「幾天幾夜，我也記不清了。反正是十五那兩天。那天夜里，老大的一輪月亮照着山海關，幾百個難友，有的哭得淚人一樣，你想想：誰沒有爹娘兒女，誰知道這一去是死是活！就這樣進了關，到豐台，就又一下給我們運到山西來，——光是我們東北老鄉，就有一兩千，給他們做馬夫，當苦力，……那里吃的飽，給那麼一團飯，就說是一天的給養，哼！一頓也不夠啊！……要是能有兩頓飯吃的時候，那一天就是初一十五啊！（北方鄉村習慣：初一十五，吃得好一些。）我們吃不飽，就只有討擾老百姓了！

「打不打呢？」

「不打他們打人打嘴巴，他們可不管你鼻子眼睛，一巴掌就橫着打下來，你還……還不能哼聲呢！」

炭火紅紅的晃着那寬寬的大臉。這時那嘴旁的肌肉是那樣抽搐着，跟着話聲，由那有着長睫毛的大眼睛流出兩行熱淚——那黃豆大的淚珠落在火里。有的沾在臉頰上，雨珠一樣搖搖着。

這時，我也止不着那情感的氾溢了。

在我們這十幾個同伴之間，大多數人的家鄉都跟着炮火毀滅了——然而，我們想毀滅正是新生的開始呢！可是，情感使大眾都黯然的垂着頭，槓閉了嘴。

半晌，我拍了拍他的腿，說：

「朋友！你不要傷心吧！我們有一天是會打回老家去的！」

他突然睜大那發紅的眼睛，搖着那茁壯的一隻手。

「不。我不會傷心！八路軍待我很好，我和回了家一樣。」

「你到底是怎么到這邊來的呢？」

「跟着日本人大隊到山西，進了娘子關，他們在前邊走，我們給拉着馬，走在後頭，那天走過昔陽，順着汽車道，天挺熱，我們都脫了光脊梁，把衣服放在馬身上……正走着走着，在廣陽說休息一下，我聽到兩聲槍响，好像是槍响，就趕緊跑到路邊的土岩下邊，後來就打起來了，一直到天黑下來……」

「馬也跑得沒影了，我們幾個還都光着膀子，天黑了，冷得打哆嗦，又餓……後來，我們就跑到村庄里去。」

「就那樣，我們瞧見了中國同胞，同志！三個月啊！多麼長的三個月啊！我才算又看見了天日。」

他誠樸而愉快的笑着。

由他短短的話裡，我們聽到：有多少成千累萬的同胞們給他們日本強盜做牛作馬的驅使着，他們還惡毒的叫這些同胞，來接受他們自己祖國的槍彈。然而，他們的死是光榮的；——爲了民族，爲了回到祖國來，他們的死是光榮的吧！

「那麼以後呢？」

「以後——以後，我就到八路軍來了！先頭作宣傳工作，叫我把關外的情形，和在本軍隊里的情形，講給同志們聽！現在，我當馬夫班長！」

他把那粗獷，愉快，屬於農民的聲調，很用力的將「班長」兩個字提高來。他彷彿剛

才沒有流過熱辣辣的眼淚，他彷彿很幸福的生長在大地上面。

同伴們噴得濃濃的香烟和那縷縷升上的炭氣結和在一齊，劇烈的刺激着我，喉嚨不停的咳嗽着。我望他，他也接受了一個同伴遞過去的紙烟捲，低着頭，在那木炭的小小火苗上點着……

——他將是一個健全的戰鬥員。他將以他那深深的六年的身受，放在手中的槍膛里，放出子彈，換取報復！

他，不停的狂吸着。

我由我那咳嗽出來的淚水里，模糊的望着他——他穿着那灰色的祖國的軍衣，把一隻手深深插在敞開的大衣口袋里面。他不是一個俘虜來的人，他是聽着槍聲找尋了來的人。

這時，那個瘦小的同志站起來，說：

「走吧！」

看了看錶，短針已經指過了八點。是約好好的「夜會」的時間了。大家便都由菸堆旁站立了起來。那個東北老鄉，也熱朋友一樣默默的跟我們一齊走了出來……

北方的夜，是已經那樣靜了。

在 × 村

一 歌聲

我們走近了這個村落……

剛才，從那田野上，穿過白楊夾着的土路；望着遠山；走過那架在不疲倦的汾河上的浮橋……現在，我們去進這呂梁山懷抱中的高地。我們順風聽到了那自由的歌聲……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

這歌聲，不是單調的，——牠像一間大工廠里，千萬部機器的軸輪在來一個大合奏。那是鋼鐵的歌唱。然而，這宏亮的、滙合的粗聲，是有感情的，是會使你欣悅的。這種欣悅，只有在你靜坐下來，聽着胸中那有生命力的自己的血流時，才會感得到。這是屬於幸福的，

解放中的人群的聲音。

我靜靜的停着腳聽。

……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

起來——起來——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

由那聲音的洪流裏，你聽得出那些年青的歌手們，生動澎湃的心靈的激揚——啊，喊！似乎由那些可愛的喉嚨上爆出小小的火星來了。

尋着歌聲，我們走進那村口的一座古老的堡門，——我的眼睛，看到了這是一個新的環境：雖然那是破舊的房屋，北方鎮市里的街道上，擠滿騾馬大車，路邊的屋檐的黑柱子下，晒着太陽，擺滿攤子，牆壁上掛着晒乾了的發紅黑色的玉蜀黍，柿子椒，……雖然這些是並沒有什麼兩樣，不過在今天，這里却含着一股新的空氣。

看——！你身旁匆匆走着的那個灰棉衣的同志，他臂膀上那光榮的標記：

「8路」

是的。我們到了想到的地方了。

穿過那條擠滿人，晒滿太陽的街，拐進一條僻靜的巷子，在那發綠的破窗一樣古舊的磚頭上，今天却有了新的記號——那是用白粉，黑墨寫上去的標語，那警人的字句，使你不得不給那磚頭來一個新的估計了。

「到底是這里！」

同伴中的一個這樣輕輕自語着。

每一塊坪場上，樹林下，堆着半截殘壞的黃草地里，……許許多多同志匆忙的勞動着；工作着；他們手里的鐵錘敲動地下的污土，他們嘴里的歌聲伴着那勞動的節奏。隨着那吁吁喘喘的熱氣。

「喂！同志！」

我們問路了，朝他們。一個那麼年青的人停着鐵錘，直起腰，一隻手往那面長長的一

條小徑上指了指：

「從那里走吧！」

很迅速的他立刻把手又滑動起來了。

這是一群新的人……

跟隨着不久就會來了的春風，盼這歌聲吹遍每一塊祖國的土地上去吧！

二 我們親切的看到了

在這里，我們握着了那一雙雙堅毅的手。

這已經是一九三七年的最末尾兩天了。抗戰已經半年，我們流水一樣，在這塊土地上，會合了這許多熱情的朋友，——是爲了救亡；爲了民族解放的火炬舉在我們的手上，才有這樣一天，熱烈的會合。這是多麼應該記憶的一天啊！這是我們往新階段上躡進的一天啊！

當我們到了三官廟。

站在那幾個年青的同志之間，稍微等待了一下。誰料由門外跑進來歡迎我們的，却是兩位女同志——穿着軍衣，其中的一個就是丁玲。

「啊！你們也在這裡！」

我驚喜的這樣朝她喊着。

她合我們握過手，就約我們到裏面去坐。她穿着一件日本的黃呢大衣，綁着裹腿，戴着灰布軍帽，……顯得很威武。在南方屢次聽到她的消息都說：她發胖了。但是，現在我看她並沒怎樣太胖——也許是幾個月的長途跋涉磨鍊出來的吧！

另外一個是李柏釗同志，她本來是藝術人才，可是現在她任着政治工作。她，看樣子很結實，雄糾糾的像個老軍人呢！

「啊！服務團也在這裡，這一下要熱鬧幾天了，……」

她一邊走對我們說笑着。

穿進站着衛兵的門洞，到了又一層院落。在那密密排滿地圖的小屋里，我們和辦事處長彭雪楓同志握了手……

像風一樣，消息傳遍了鄉村。

由各個集團里，好多朋友來看我們。像水很容易滲進土壤，我們也很快的合他們混得老朋友一樣了。

晴朗的下午，一點冷意都沒有。

在李柏釗同志那里，吃了兩碗飯，喝了一碗水，——我們立刻跑出來，我們要到各處去看望一下這活的人群。這樣，就由一個做軍事教官的周同志做了嚮導。

我們先到學兵隊去。

學兵隊共分四個區隊，其中第四區隊是女區隊，——這是新近成立的隊伍，隊員大半是由各處來的……在這中間，我逢到很多是面熟的，過去由平津逃亡出來的智識份子，他們現在已經加入這鐵的鍊爐了。現在，他們已經很能吃苦耐勞——在迅速的進步着。

由女區隊出來，我們便去訪問那在西戰線上奔走千里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去了。在太原失陷的時候，他們才隨着那大的洪流，一步步退下來，最近幾天到了這裏安頓下來。他們中間大多是智識份子……由丁玲同志領導。可以說是一支非常適合于戰地服務的鐵軍。然而這也是鍛鍊出來的：據說自從出發就是一個村庄，一個村庄的這樣走過來的，在風霜中，他們得到多少經驗，得到多少群眾的歡迎，——像時代的播種機，他們那把種子撒在遼闊的田野上了。

他們有七十人上下，還有幾匹牲口，中間有一部份小孩子——大半是沿途跟上來的。這些小孩子是十分可愛的！

他們還有一個警戒班，那是全付武裝，槍，子彈袋，揹包，挂在那陰暗的小屋的牆壁上。

參觀了一週，我們回到主任室。

窗子外面，草場上，誰在高聲的喊叫：

「開會——主任開會……」

一個同伴抓起帽子。

「好！我們走了！」

「不忙……」

「不，你們開會吧！談話的時間多呢！」

「啊——我們要舉行一個茶會歡迎你們！」丁玲隨我們一齊走出來，揚揚手，這樣說。這時是下午四點鐘了，我們一部份在城里的同伴還沒趕來呢！

「那里去呢？」

「還是到趙秘書那里去吧！」

在趙秘書那間房子里，住着一位歌詠家周巍峙同志，還有一位面孔白白的胖胖的年青朋友……他們現在正忙着佈置房間：迎面白牆壁上他們橫着糊了一條尺把寬的藍紙，上面貼着由中蘇文化協會為蘇聯十月革命紀念而出的畫刊上面剪下來的八寸

照片，有列寧，有加里寧，有偉大的史丹林……在那像片的空隙間，還綴着紙剪的紅星，黃星。另一面牆壁上，用紅紙剪出五線譜來——我想這一定是歌詠家動手來佈置的，還有，對是那標語了……

啊！漂亮極了。

這是X村的藝術之宮。

趙品三同志倒的確是個藝術天才，紅軍中間，提起「阿Q」，是沒有人不知道的。但是，他却是個老將士了。雖然他是那麼溫文和藹，老是笑嘻嘻的。

天昏暗下來，我們坐在桌前，烘着炭火。

三 第一隊

我同來的是「滬救亡演劇隊第一隊」。

他們還是南風颳着的時候，穿着那夏天的衣褲，經過艱辛，困苦，向內地出發來的。現

在，火線展開半年了。而且，這是荒漠的北方，寒冷的風刺着人，他們到了這里。

在他們的臉上，雖是僕僕的風塵。然而，我覺得他們並沒一點倦容。無疑的，這是因為：「我們的道路還遠着呢！我們的工作還多着呢！」

「你們辛苦哪！」

「你們辛苦哪！」

在這裡，含着那強健的笑紋，朋友們互相詢問着。我們了解：前線也是辛苦，後方也是辛苦，只有這集合攏來的力量，才是偉大的力量呢！

第一隊的朋友們，在半年間，他們經過南京，漢口，開封，洛陽，西安，鄭州，陝縣……現在又來到這汾河上的鄉間。在這樣長的路程中間，他們得到上百萬群眾的歡迎，十幾個在艱辛裡努力工作着的朋友的熱血，是合上百萬群眾的熱血滙合在一起往前推展的。他們曾經欣悅的報告着說：

「在各地，群眾的情緒是那樣高漲着的，……」

不錯，這是証明我們持久抗戰中最後勝利的主要因素呢！

西戰線上，近來是呈現着膠住狀態。然而，在這整個抗戰中間，這一條路線的重要意義，該是大家都清楚認識的。——就在這裡，由丁玲領導的服務團也來了。這兩個奔走救亡，以大衆藝術來喚醒大衆的團體的會面，會使這鄉村，在新年里，增加了無限的熱鬧。

第一隊大部份是三十日的夜間，趕夜路到的。那時——村庄的每一個角落里，都在傳說着，探訊着：

「來了嗎？他們。」

打探人手中的燈火，不停的在黑夜裏動着。這熱烈的歡迎的情緒，是一直往前廣展開展着的。

在這兒，上由官長，下到勤務員，伙伕，馬伕，由各處集攏來的智識份子，群衆，都是在興奮着，因為他們預備在這一場西戰場的立腳點上，舉行一個新年聯歡會。第一隊在這時來的太湊巧了。在這樣一大群衆之間，喊着：

「我們要看好戲了！我們要看好戲了！」

第一隊的「壁報」出現在鄉村的黃泥牆上。

第一隊那宏大的歌聲，落在汾河兩岸群眾們的耳中了。

四 茶會上

午間的太陽，照在頭頂。

在我們住的地方——招待所，那寬暢的救亡室里；服務團的朋友們，老早在那里佈置着了：中間一條長桌，四周圍繞着很多木椅，更外面還有一層小桌，小凳……

幾十個——這些年紀精，神青好，頭腦清楚，耐勞，吃苦的朋友，是火中的鋼鐵一樣。太陽落在發黃的窗紙上。在那光線中間，跳盪着院里八路軍同志們有生命的歌聲。這些人，有的是灰藍軍衣，有的是日本黃泥大衣。第一隊的十幾個朋友，坐在長桌子的一面，——他們也是跋涉過長途的，他們也是爲了工作過着流動生活的。這由他們那一件件便利，

染污了的軍裝大衣上，是看得出來的。

丁玲先說了一段話。

第一隊的朋友，大半正忙着嚼梨，剝花生米，……跟着一陣掌聲，突然，由外區的小桌上發了一聲喊：

「歡迎第一隊唱歌！」

大家都是精神上的朋友，在這樣的會合里是沒有一點拘束的。像開場白一樣，第一隊的人，走到木台上去，提起那銅似的敲着的喉嚨，唱了一支新中華進行曲——他們都像渴過了酒，在那發紅的風霜侵蝕過的臉頰上，眼睛上，透露出那欣快的微笑。這是充滿了一種堅強的生命力的聲音，這不是狂瘋的侵略者的喊叫，也不是血泊中痛裂的呻吟，這是覺醒的民族中間的口號：包含了信心，毅力，……牠是從南到北普遍的風一般的歌聲。

在這茶會上——

很多奔走，呼號的朋友逢在一起。

他們隨着戰爭的進展，深深走到群眾當中去。他們做過了好多工作；他們用喉嚨和嘴，喚醒過廣大的群眾，用藝術感動了廣大的群眾。在這遠遠的前線上展開着血的游擊，他們憑仗的是一枝槍，一顆子彈。然而，這些朋友不也是在游擊中間嗎？他們還有更遠的道路，他們要這樣游擊下去……

在那不斷的，突起着抗戰救亡情緒的歌聲里面：大家活躍的心，是怎樣的跳在一條線上啊！

五 秧歌

黃昏還沒有來。

像聯歡會的前奏曲一樣，嘈雜而劇緊的鑼鼓聲，敲到會場上來。立刻，人們潮水一樣擁上去圍着。

這是農民們參加的「秧歌」。

幾個穿着花衣服的小孩子，每個都拿着鼓敲打着，一邊跟着鼓點，有節奏的進退着。鼓很有趣的驟然雨點般緊起來，孩子們也跑得快起來……

非常有秩序，一點也不紊亂，幾個人穿插着花紋似的，來回旋舞。

這很類似高加索的土風舞。

這才是農民中間的藝術呢！

六 藍的光炬下

號兵在屋頂上吹着號，……群眾，陸續的往會場上走——這時，太陽已經沒入呂梁山的脊背後去了。

村庄的各處都喊着：

「去看戲呀！」

「去看戲呀！」

小孩子早一溜烟的跑了。年青的農民放下烟袋走去。娘兒們抱着，背着那些吃奶的小娃，老太婆頭上包着黑綿帕，也從那燒得滾燙的土坑上爬下來，拄着拐杖，緊緊趕上去。從會場去的每條路上，都塞滿人……

天，是絳紫色的了。

一隊隊同志們，順序的走進那綴着松絲的大門。他們很整齊的坐在冰冷的土地上。群眾擁擠着——容納不下哪！

房頂上是爬着的人。

柏樹杈上攀着的是人——他們簡直不顧黑夜的風是怎樣寒冷。但是，那寒冷的風，是吹不滅人的熱情的。情緒的高漲這一點，是我們在旁的地方沒有機會能看到的——在這里，他們像脫了羈絆的馬，沒有顧忌，一切是自由的。你聽！各處突起着歌聲，口號，一條條火箭般，撞破凝寂的黑暗。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剷除漢奸！」

「……」

天，愈來愈暗。倏然——一條藍的耀眼的光炬閃亮起來那是一盞汽油燈跟着拉開的幕，落在人們的頭頂上。

李柏釗同志那樣大聲的報告節目：

「第一隊——合唱！」

跟着指揮者的手，那十幾條喉嚨一齊吼出震撼着黑暗的聲音——歌，提起聽衆的情緒，相偕的進行着，他們歌唱出民族的憤怒，敵人的殘暴，這是有血有淚的歌聲。當他們唱到最末一句：

爭取最後的勝利……

下面，轟然一下爆炸了：

「好——再來一個！」

含着笑，含着群的力量，撞碎黑夜中的沉鬱……

民族解放先鋒隊參加了一個劇「警號」

後面，是那群衆熱烈接受的服務團的大鼓，大戰平型關——那個高高的同志換了一件黑布袍子，一手拿着鼓槌，走到台上來。劇情是好的，由那聯珠般的聲音中，透露出緊張，震驚……讓聽的人很感動，可惜嗓子壞了，雖是緊着住下喝水，還是沒有唱完。

「賀綠汀同志拉琴……」

鼓掌聲音又起來了。

我們那個瘦瘦的同伴，含着笑，拉了起來，那悅耳的聲音那麼委婉，摻雜在一些洪暴的情節當中，他是那樣幽靜，深沉。

一樣在群衆的要求下，又是一曲。

學兵隊的「從軍樂」短幕劇上場了。有些滑稽的動作，惹得人群里，不斷的哄笑起

來……

「送棉衣」合唱過去。就該着第一隊的戲上來了。他們參加兩個戲：一個是黃浦江邊，是寫上海戰事里，水鬼炸日本兵艦的故事，很動人。一個是最後勝利，一幕陸劇，——是一種近似蘇聯的活報一類東西。在演出的技巧上，第一隊給了群眾一個要看「好戲」的滿足。群眾的情感熾沸了，——處處又聽到喊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在黑夜下，這聲音一直從呂梁山撞到嘶叫的汾河上去。

七 南斯拉夫的朋友

在這兒，我碰到了台灣、朝鮮的朋友。但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在這兒，我還緊緊的握過一個南斯拉夫朋友的手。

台上正進行着演戲。

後台，那點燃着很多根臘燭的屋子里，擠滿了人。有的在化裝，有的在匆忙着預備服裝，整理服裝，亂嘈嘈的——我走進去，卻正趕上一個同伴在和這異族的朋友談話。就這樣，我也加入了。

「你覺苦不？」

「不。精神方面很痛快！」

他說得一口很好的北平話，那樣微微牽動嘴角笑着，答覆旁人的問話。他年紀很青，二十歲多一點。鼻子尖尖的，嘴唇很薄，滿臉那棕黃的茸茸的短鬚，發藍的眼睛卻流露出那麼可親的光芒來。

「我到中國六年了，從前我在北平一個學校唸書……後來，到天津一個洋行里作事。我早就想到這邊來，夏天，盧溝橋事變以後，在那里太苦悶了——我就辭了職。等那個洋行里找到代替我的人，已經晚了，同學們都流亡到這邊來了。

「我也不認識路，只帶了一點錢，就那樣坐船到了青島，又到了濟南，才找到同學……

……他們說住在青年會太貴，就叫我搬到流亡同學會去哪！

「可是，警察很懷疑，說平津流亡同學會那兒來的外國人，也許他們以為我是什麼壞人，就帶我到公安局……」

「噢！」我驚訝的盯着他。他笑了一笑。

「……後來，同學們保我，才釋放出來了。」

「以後呢？」

「我到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叫我到這里。」

啊！他，這異族的朋友，是在怎樣的同情心里，像我們一樣掙扎出那艱險、困難的長途，到這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來了，——這就証明：我們會獲得全人類，除法西斯蒂之外，全是同情我們的，——這偉大的同情，是給侵略者的一隻箭。

「那麼——你對我們抗戰有什麼感想嗎？」

他和藹的笑着，搖了搖頭。

同伴這問題是多餘的。他的行動，不已經很好的表白給我們看了嗎！這年青的朋友，不是實際上那樣作了嗎！

他的名子告訴我了，我也沒有忘記，而且，我也永遠不會忘記——深刻的印在腦子上面。不過他曾經那樣要求我：

「請你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訴人，因為我還有一個母親在哈爾濱呢！」

八 一個清潔運動

在新年，他們舉行了一個清潔比賽。前幾天就紛紛忙亂着——他們把全村劃為多少區，這樣進行。

同志們見面總是說：

「你們怎麼樣？」

「不行——還得突擊一下！」

鄉村里，各處都有人這樣勞動着。男同志，女同志，有的肩着筐，拿着鐵鏟，把路上絆脚的石塊剷開。汚土送到村庄外面去。

亂草，亂紙，堆在一齊焚燒着……

在那溫暖的太陽光底下，他們流着汗，緊緊的趕着，突擊着。

村庄一天比一天清潔起來。

最有興味，是每一間「救亡室」。——這樣的救亡室，不管大小，每一個集團單位都有一間。比彷彿學兵隊的各區隊，每一區隊，有牠自己的救亡室。

救亡室。——無疑義的充滿救亡氛圍。

在這里面：有報紙，壁報，大家寫的東西貼在那上面。有書籍……他們還在這里面讀書，開討論會，座談會……

每一間救亡室，可以說是每一個集團的精銳部分。一切表現都在這里。壁上，沒有空的地方。

像片偉大的先行者們把眼睛靜靜的往下望着。警惕的標語含着血一樣的熱力……

一脚走進來，就讓你感到頭上沉重的責任。

宿舍里，這幾天也在盡力佈置。

突擊，大家一齊流汗的突擊……

九 他們的生活

拂曉的一陣黑暗，是那麼冷清清的。看！晨曦就快要露白了呢！冬天的七點鐘是這樣黑沉沉的，——起床號卻吹起來了。他喚醒大地上沉酣的夜霧。

人們開始了這一天的活動。

黑朦朧里……各處响着嗽口聲，洗臉聲，匆促的走路聲。

老年的火伙，閉着一隻眼，蹲在灶火底下，尖起那聳着鬚髭的嘴巴吹火。那紅的火苗

絲着鍋底——水咝咝喇了。

「小鬼」把燒紅的木炭，扔到溫度還沒散盡的地爐里面，忙着加上新炭，立刻突起微弱的藍烟。

窗紙漸漸白起來。

等到紅腫腫的日光射在庭院里的老柏樹梢上，一般矮小的同志揹着槍，噤——噤的跑向外面空場上去了。

老火伙聽着那「噤——噤……」的聲响。笑嘻嘻站起來，說：

「他們上操去了！」

人們忙着處理事務，沒有閑着的。

處長在檢看着公文，偶然也把眼睛盯在地圖的紅藍線上……學兵隊的講堂上，教官滔滔說着，隊員緊趕着把每一個字記下來……火光熊熊的廚房里，忙着切菜……總之：這是調合的，勻整的，像一部機器，從大的輪軸到小的輪齒，都在動，都在發生着作用。在

這塊土上沒有閑着打呵欠的人。

九點鐘，吃飯的時間到了。

桌上，一隻洋磁臉盆里，滿滿盛着蘿蔔或白菜飯——有時是黑麵饅頭，大米飯有時也許是那金黃的粟米飯。但是，人們匆忙的吃着，飽了算數。這樣的伙食是上到處長下到勤務員一樣的，因為他們每天一樣的每人五分錢伙食費……

他們常常開會。

在八路軍里，當伙伕，是不像旁的部隊一般叫化子似的。在這里：常常給他們一種娛樂，他們享受着人類所有的平等。沒有壓迫給他們，他們也就不會粗暴——天天早晨，我捧着臉盆跑到廚房，他們總是很溫和，笑着和你攀談幾句話，對待「小鬼」也是那麼慈愛，像一個老年的爸爸一般，瞧着孩子們。

每天生活在緊張當中的人，他是很討厭閑暇——那無聊的浪費的。
下午，三點半是吃飯的時候。

一到夜間九點，由那黑夜中，你聽到熄燈的號聲——這活的，有生命力的機器，是到了該牠休息的時間了。

十 小鬼

一天晚上，我戴上帽子，支起大衣領，預備到服務團去，——但是當我走到房門口，忽然聽見隔壁發出一片歌聲：

起來……

啊！「小鬼」在開會呢！

小孩子在這里非常多，他們因為能力關係，大半擔任「勤務」工作。可是你千萬不要因為個子矮，年紀小，就瞧不起他。去談一談話吧！他會告訴你，在他六歲或七歲的時候，已經跟着那鐵的洪流，爬過大雪山，走過草地了……就是現在他們在前線，也是一樣打游擊。在這樣的年歲，他們已經鍛鍊成好的戰士了。

「這些小鬼很可敬呢……」

八路軍的人都會這樣說。

不錯，在這樣環境中生長起來的孩子，腦子里是沒留有一點舊的渣子的。他們像新生的草芽，大胆的朝着光明。

我們不妨那樣預料：

「五年後，聽聽他們的力量吧！」

他們每星期六開一次會，並不是唱唱歌就完事，他們也一本正經的討論問題，自我批判，檢討誰多認識了幾個生字，誰做了什麼錯事。

我停着那要去推開門的手。我望着他們——那麼一堆小孩子，層層疊疊的圍繞着冒起紅火的地爐。

這是多麼可愛的一群……

祖國未來的優秀份子，已經在血的當中培養成健全的人了。他們完全是新的：新的

人，新的生命力。

那天，在「小鬼」的宿舍牆壁上，我瞧見那樣的紙條子：

「反對洗臉不倒水的人。」

「反對在屋里放屁的人。」

「反對……」

第三個反對是什麼？他們還沒有檢討出來呢！也許那將永遠是空白的了——這是多麼有意味的事情啊！

十一 元旦夜會

一九三七——展開了抗戰。

一九三八——在這條途徑上，我們將更有發展，更接近了光明。我們在長長的艱辛中間，尋獲那神聖的自由，解放……

元旦的夜晚，在×村，舉行一個幹部的同樂會，要趁這新年大家快樂一下子，我們也被邀參加了。

天黑了。突然誰來喊：

「喂！你們來呀！」

我們——這兩天來真是茶會太多了。但是，我們決沒有倦意，我們願意把自己放在那熱情的漩渦里。

走着漆黑的路，到了最後一層大殿，當我們邁上幾十層台階，跨過門限——嚇！人已經黑壓壓一片擠滿了。到處是人頭擺動着。我們坐到一隻桌子邊上，伴我們的是一個總務科的湖南的同志。

「開會——開會！」

李柏釗同志給大家推做主席，她來回走着，擺着那矮矮的身軀，在那汽油燈的藍光下，這樣喊：

「我們先請彭雪楓同志談話，好不好？」

「好！」

彭同志兩頰發紅，把手插在皮帶上，緩緩說着那響亮的句子。末了，他說：

「今年是二八年囉！我們這個會，也要民主的——自由發展！」

就這樣，熱鬧的場合開始了。歌聲不停的起伏着——像在夏天的海邊，你聽着岩石上的濤語。

最深刻叫我記憶着的是炮兵團團長——他是朝鮮人，他表演了朝鮮的跳舞，把一件黃大衣抱在懷里，提着袖子，一邊跳，嘴里唱着朝鮮歌……這時我非常感動：不單單想起朝鮮，而且普遍的想起每一塊浸在血液上的土地，那上面都有人，那上面都有會歌唱的喉嚨……但是，今夜，他們的歌聲中會不會滲透那煎熬的熱淚呢！

「再來一個……」

暴雷儘管響，他還是退回去了。

我們的一個同伴，由一陣喊聲里，站起那高大的哥薩克風味的身軀，潤潤喉嚨，唱了一支俄文的青年航空員。

這草原氣味的歌聲，和那朝鮮的歌聲，在我腦筋里起了是不同的兩種反映。

夜——在屋外行進着。

添茶的勤務員，來回穿梭般跑着，花生米壳在脚下噉——噉響着。

李柏釗領着一般女同志跳舞。

丁玲一下笑着撲到她的身上，這時到達了沸熱的感情，在所有的喉嚨上，爆發了宏亮的笑聲。

「噉！九點哪——我們散會哪！」

笑聲，還是不能停止的激盪着呢！

後 記

西線短期間的經歷，現在于匆忙中搜括一下，寫出這樣一冊薄弱的東西——第一，經驗的太少。第二，寫出的時間倉促，不容你顧頭顧尾。放下這枝筆，隨着抗戰第二時期的「突擊」我就出發到西線前方去了。在那里，如果環境是那樣的允許我，盼能陸續給讀者們一些大家想知道的報道，來贖此次的不足。

這短期間的行旅，完全跟「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一隊」在一齊。

現在我提起筆來，我想起風霜中那些朋友的友情，我將永遠的紀念着他們。
好——再會！

一九三八，二——一六，夜，于漢口。

戰地生活叢刊

本叢刊是丁玲女士所主編的「戰地」半月刊的叢書之一，在西線上參加抗戰工作的作家們所撰述的報告文學或創作，隨筆。是戰地的實際工作的寫實，是戰地生活的忠實報告，是偉大時代的活文學，是槍桿和筆桿同舉的，血和淚交織的文藝作品。本叢刊各書都有著作權，任何人不得割裂改竄，偷竊編印類似的書。倘有發現，希望讀者們給我們報告，以便追究。茲將第一輯中已出及將出各種書目列後：

種第一	八路軍七將領	劉白羽著	二角五分
種第二	兩個俘虜	王余杞著	二角五分
種第三	游擊中間	天虛著	一角五分
種第四	陽明堡底火戰	劉白羽著	二角
種第五	征途上	奚如著	即出
種第六	西線隨征記	張天虛著	即出
種第七	八路軍學兵隊	舒群著	即出
		陳先寔著	即出

刊行者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二六號

各地支店
廣州：漢民北路
梧州：大中路
宜昌：二馬路
重慶：武庫街
成都：祠堂街
長沙：東長街
西安：南院門
武昌：胡林翼路
昆明：西華街

戰地生活叢刊

游擊中間

本書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中華民國廿七年四月五日學初版

發行額：五千冊

著 作 人 劉 白 羽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廣州漢民北路二三九號

梧州大中路 長沙東長街

支店：宜昌二馬路 武昌察院坡

重慶武庫街 成都祠堂街

西安南院門 昆明西華街

★每冊實價二角★

乙 項：第 106 號
出版物：第 0204 號

82
721021
6

\$0.20